



王渔洋修禊雅事之一二

桓台 包泉敏

文友唱和，自古及今都是诗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雅事一桩，而最能融合自然与人文之美的，则是文人修禊之雅集。

修禊，原是古代传统民俗，一种消灾祈福仪式。每到季春时(有一种说法是农历三月上旬巳日，三国魏以后始固定为三月初三)，官吏及百姓都到水边嬉游，后来演变成中国古代诗人雅聚的经典范式，笔者以为，今天的“文学沙龙”大概与此有关。历代修禊活动中，以发生在晋唐会稽郡山阴城(今绍兴越城区)的兰亭修禊和长安曲江修禊最为著名。

而本文的主人公王渔洋，居扬州五年，其间也曾参加三次修禊活动，两次在扬州红桥，一次在如皋冒辟疆的水绘园。三次修禊活动，均留下一些雅事，请听笔者一一道来：

话说康熙元年(1662)春，时年29岁、居扬州已近二载的王渔洋，与袁于令、杜濬、邱象随、蒋阶、朱克生、张养重、刘梁嵩、陈允衡、陈维崧等当地名士，在红桥举办了一次影响深远的诗人雅集——红桥修禊。

对于古代文人来说，三五诗友诗酒唱和，实乃快意人生之事。

修禊这日，扬州已然是满城葱翠，风光旖旎。

此时，徜徉在瘦西湖(“瘦西湖”之名最早见于文献记载为清初吴绮《扬州鼓吹词序》：“城北一水通平山堂，名瘦西湖，本名保障湖。”目前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，2014年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)的红桥之上，欣赏着红花绿柳，小桥流水。前来赴会的众诗友们，兴致盎然，击钵赋诗，何其尽兴！其间，王渔洋才思奔涌，挥笔即作《浣溪沙》3首，后又作《红桥游记》。在《浣溪沙》中有：“北郭清溪一带流，红桥风物眼中秋，绿杨城郭是扬州”，博得众人击节叫好，络绎唱和。后来，还有人因之绘画，一时传为佳话。这次雅集规模不大但影响深远：一是“绿杨城郭是扬州”从此成为名句，“绿杨城郭”也渐渐成为扬州一地的代名词；二是首开红桥修禊之端。原来名不见经传的红桥，雅集之后，成为文人名士“过广陵者多问红桥矣”的知名景点了。

二年之后的农历三月初九，时人对第一次红桥之会仍记忆犹新之际，王渔洋又召集林古度、杜濬、张纲孙、孙枝蔚等七八名士，发起了第二次修禊红桥活动。这一次，王渔洋一口气写了《冶春绝句》20首，可谓独步当时、传唱至今。其中，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是：“红桥飞跨水当中，一字栏杆九曲红。日午画船桥下过，衣香人影太匆匆。”唱和者甚众。当时王渔洋31岁，神态清微，诗思横溢，在这种场合显然大出风头，故陈其年有“两行小吏艳神仙，争羨君侯断肠句”之咏。事后人们评论这次雅集时，均称羨不已，谓之“香清茶熟，绢素横飞”。近代词人朱孝臧曾题词说：“消魂极，绝代阮亭诗。见说绿杨城郭畔，游人争唱冶春词，把

笔尽凄迷。”在酣畅淋漓的诗酒流连中，《红桥唱和集》不久便横空出世了。

有人说，清代扬州文化的振兴，王渔洋是第一功臣，此话不假。居扬五年，两次红桥修禊，王渔洋以其大雅之才，不仅给扬州留下了千古佳句，使得扬州成为清初士大夫向往之地，而且开清代扬州“红桥雅集”文化现象之先河，可圈可点。

第三次修禊活动是在康熙四年(1665)，当时渔洋有事去如皋。三月初三日，应水绘园主冒辟疆之约，他与邵潜、陈维崧、许嗣隆诸名士修禊水绘庵。渔洋倡议分体赋诗，自得七言古体，即席成十章。诸公所做共38首。冒氏庭园在江南颇有名气。据说，当时冒家有侍童紫云，最为陈维崧眷爱，渔洋曾戏谓维崧曰：“得紫云捧砚乃可”，维崧许之。于是，渔洋立成七言古诗十章，诗兴大发。关于这次修禊活动，还有一段小插曲。

据载，遗民诗人杜濬因故迟到一天，未及参加活动，抱憾不已。后来，有人问他：阮亭诗如何？曰：兴酣落笔摇五岳，诗成笑傲凌沧洲。又问：君诗如何？曰：但觉高歌有鬼神，谁知饿死填沟壑。查阅后得知，“兴酣落笔摇五岳，诗成笑傲凌沧洲”两句来源于李白《乐府·江上吟》，“兴酣”活画出诗人摇笔赋诗时藐视一切，傲岸不羁的神态，而“摇五岳”此指笔力雄健苍劲，“凌沧洲”指胸襟高旷不群。能获如此评价，足见渔洋先生在杜老夫子心目中的高大尚形象！而“但觉高歌有鬼神，谁知饿死填沟壑”则蓝本于杜甫《醉时歌》中“但觉高歌有鬼神，焉知饿死填沟壑？”句，联系到杜濬的偃蹇生活，可知，此句似多少带点自黑的味道。

总之，这段“文章江左，烟月扬州，人海花场，比肩接迹”的生活，对于王渔洋影响深刻。有学者认为，王渔洋一生近5000首诗作中，有三分之一做于此时，且颇能体现其“神韵”风采，这就难怪，作为“一代诗宗”的王渔洋，直到晚年还对这段生活津津乐道，念念不忘。当然，众所周知，王渔洋主政扬州期间，不仅如“白、苏之官杭，风流欲绝”，还兢兢业业，克己奉公，“尝以数月完软件数千”“夜分入寝食，燃巨烛剖析案牒，不少休”，可见其勤勉。也正因此，扬州人后来将他与宋欧阳修、苏轼并列，建“三贤祠”以资纪念。

对王渔洋来说，扬州五年是其仕宦生涯的开始，而居官扬州期间的三次“修禊”活动，可谓几点“伏笔”，于有心无意之间，为其日后仕途通达做了成功铺垫。可以说，扬州五年的勤勉勤政，宽政慎刑，以及良好的口碑，为其日后累官至刑部尚书，得以位列九卿奠定了良好政绩基础；而修禊期间所作的这些诗词作品的广泛流传，又使其在诗坛和官场名声鹊起，诗名与政声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，使王渔洋渐渐从“文坛新秀”发展成为“文坛盟主”，最终成就了其“一代诗宗”的美誉。

沂蒙老兵

释修振

他是一个从战场上活下来的老兵，他也是一个真正的、纯粹的共产党员。他的身体残缺，但灵魂却是无比健全。为革命献身，为党争光，为人民服务，是他烙印在生命中的信仰。他的故事是一首慷慨悲壮的军歌，他的人生是一条铁骨铮铮的长路。

沂蒙巍巍，英雄无悔。壮士情怀，感天动地。

他就是：中国的英

雄保尔，沂蒙山的儿子朱彦夫。

曾经战场硝烟熏，九死一生烈火焚。手脚俱断头未断，一眼不存魂独存。残躯一具不染尘，清清白白赤子心。共产党员他真是，舍身忘我为人民。啊！沂蒙老兵！共产党员他真是，舍身忘我为人民。

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

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

男儿无悔不言败，极限人生动干群。入党誓言永不忘，为民服务信仰真。痴心一片对日月，沂蒙巍巍记功勋。啊！沂蒙老兵！两袖清风立天地，浩然正气撼乾坤。啊！

两袖清风立天地，浩然正气撼乾坤。

解除烦恼

马德

烦恼和痛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

一件让人烦恼的事，并不大，纠缠得久了，就成了痛苦。人的更多烦恼，源自自私，没得到的想得到，已拥有的怕失去。人若砍掉一半的自私，烦恼便会只剩下一个零头。

在这个零头里，如果再减去与人攀比，抵达的，必然是内心的清净和宁谧。

烦恼是自身人性的映照。按照这个逻辑，最自私的人应该最痛苦。但生活事实是，这样的人并不痛苦。因为，人到了这一步，人格

往往就有了很大的缺陷。

一个有人格缺陷的人，自己不会痛苦，他们只负责让别人痛苦。

与人相较的痛苦，终究是肤浅的。因为它体现的是一人被虚荣打倒的狼狈。最深的痛苦，是灵魂绝望。这时候，周边连人也没了，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。附属于世俗的一切都消失了，只剩下了自己。

在北海牧羊的苏武，在残破的南宋颠沛流离的李清照，或许感受的就是这样的痛苦。

其实，人世所有痛苦的路，古人都替我们走过了。几百年、上千

年过去，我们需要的，不是重复的能力，而是开悟的能力。

所以，解决自身烦恼的一种方法，就是去解决他人的烦恼。拿出温暖的人，必然被回以温暖。对他人施以冷漠的人，必然会被自身的寒冷包围。

人在向外柔软的时候，也就懂得了向里柔软。想着爱别人的时候，也就学会了心疼自己。

人若爱人，本质上是忘我的。忘我，作为人生境界，是从小我的跳脱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它抵达的也是自我人格的完善。

秋颂

罗兰

秋天的美，美在一份明彻。

有人的眸子像秋，有人的风神像秋。

代表秋天的枫树之美，并不仅在那经霜的素红，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。

当叶子逐渐萧疏，秋林显出了它们的秀逸，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。

最动人是在秋林映着落日。那酡红如醉，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。晚风带着清彻的凉意，随着暮色浸染，那是一种十分艳丽的凄楚之美，让你想流几行感怀身世之泪，却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酡红所慑住，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结。

曾有一位画家画过一幅霜染枫林的“秋院”。高高的枫树，静静

掩住一园幽寂，树后重门深掩，看不尽的寂寥，好像我曾生活其中，品尝过秋之清寂，而我仍想悄悄步入画里，问讯那深掩的重门，看其中有多少灰尘，封存着多少生活的足迹。

最耐寻味是秋日天宇的闲云。那么淡淡然、悠悠然，悄悄远离尘间，对俗世悲欢扰攘，不再有动于衷。

秋天的风不带一点修饰，是最纯净的风。那么爽利地轻轻掠过园林，对萧萧落叶不必有所眷顾——季节就是季节，代谢就是代谢，生死就是生死，悲欢就是悲欢。无需参与，不必流连。

秋水和风一样的明彻。“点秋江，白鹭沙鸥”，就画出了这份明彻。没有什么可忧心、可紧张、可执著。秋就是如此的一尘不染。

“闲云野鹤”是秋的题目，只有秋日明净的天宇间，那一抹白云，当得起一个“闲”字。野鹤的美，澹如秋水，远如秋山，无法捉摸的那么一份飘潇，当得起一个“逸”字。“闲”与“逸”，正是秋的本色。

也有某些人，具有这份秋之美。也必须是这样的人，才会有这样的美。这样的美来自内在，他拥有一切，却并不想拥有任何。那是由极深的认知与感悟所形成的一种透彻与洒脱。

秋是成熟的季节，是收获的季节，是充实的季节，却也是淡泊的季节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，不再以受赞美、被宠爱为荣。它把一切的赞美与宠爱都隔离在淡淡的秋光外，而只愿做一个闲闲的、远远的、可望而不可即的，秋。